

艺谭随笔

## 彩墨画《双燕》的宁波故事

何良京

曾经有这样一个文化新闻,说去年12月6日晚,著名画家吴冠中的两幅作品——1988年以彩墨创作的《双燕》和1994年以油画创作的《双燕》相聚一堂,携手在2018秋拍“现当代艺术夜场”上亮相,吸引了众多藏家的眼球并受到追捧。

研读全文,该消息中的几个新闻要素值得强调一下:一是作者系我国当代著名画家;二是作品系画家的得意之作;三是很少见的彩墨和油画两幅作品系同一题材;四是拍出的高价位,其中油画还是去年国内第一幅拍价过亿元的作品;五是新闻中虽未提及,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该作品取材于宁波“湖西河(即月湖)杨柳树下”。

阿拉老宁波,尤其家住海曙区的上年纪人很少不知道“湖西河杨柳树下”这个地方的。笔者当年诵柳永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大脑会很自然地映出“杨柳树下”这个画面。记得小时候,经常帮母亲挑着衣服去杨柳树下的大埠头清洗,所以特别熟悉、亲切。一棵粗大的老杨柳树下,有一个硕大的河埠头,供人洗涮的一块泛着暗红的梅园石大石板,被洗磨得光滑如镜……湖西河杨柳树下,所以能成为老宁波心中的地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年宁波唯一一处室外天然游泳池就在那里。所谓的泳池就是用水泥柱在月湖边圈出一个上百米长的浅水区而已,而进入泳池的唯一台阶就是杨柳树下的那个埠头。两个唯一为当时的杨柳树下赢得了足够的知名度。

《双燕》图画的就是这个地方。吴冠中先生生前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任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期间,带领学生写生实习。“我们离开舟山回宁波,到宁波火车站,离开车尚有富裕时间,我们便到附近观察,我被滨河的几家民居吸引,激动了,匆匆画速写,钟蜀珩(吴带的研究生)看看将近开车时间,催我急急奔回车站。路人见我们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在猛追,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我们踏进车厢,车也就慢慢启动了。这民居,就是《双燕》的母体,谅来这母体存活不会太久了。”

色调素雅清丽简洁的民居,虬曲苍劲枝茂叶繁的古树,水波不兴平静如镜的湖面……当初虽然很匆忙,然这极具江南水乡特色的画面在画家心中久久挥之不去。1988年,吴冠中终于将心中的美景付诸宣纸,一幅四尺整纸的彩墨画《双燕》就此问世。画作所以取名叫双燕,是因为画面上方有一对飞翔的燕子。也许是“湖西河杨柳树下”的画面留给画家的景象太美好,六年后也即1994年,吴冠中又创作了同一题材的油画《双燕》。

吴冠中对自己的得意之作,曾有如下评述:“《双燕》着力于平面分割,几何形组合,横向的长线及白块与纵向的短黑块之间形成强烈对照。荷兰蒙德里安(Mondrian)倡导画面的几何组合追求简约、单纯之美,但其情意之透露过于含糊,甚至等于零。《双燕》则明确地表达了东方情思,即使双燕飞去,乡情依然。横与直、黑与白的对比美在《双燕》中获得成功后,便成为长留我心头的艺术眼目。”

《双燕》是吴冠中的代表作品之一,画家将江南景致的纯净表现在画面上,乌黑的瓦、洁白的墙、苍劲的枯树、飞舞的燕子,全是在实景中高度提炼出来的,一点多余的东西也没保留。由此可见画家着重表现水乡的形式美,亦使人感受到他对江南故乡的情怀。画面看似简单,画中有大块空白的地方,除此只有一些简洁的线条和几何图形。黑、白、灰调是作品的主调,连着了色的树也表现得平静朴素。主角看来是一堵高大的白墙,窄长的门洞与白墙对比,更显白墙的庄严、洁白,而黑门的位置分布为画面增添了节奏感。树的活泼姿态,左上角的山墙尖角,倒影的朦胧,都是为配衬端端正正的白墙而设。就是在这平静的画面中发现双燕飞来,打破了幽静,在平面的画幅中,传来声音,为画面带来了气息,带来了生命力……

江南的美,家乡的美,月湖的美,一直在那里。当年的我们没感觉,画家吴冠中却发现了它。

万幸的是,画家断言不会存活太久的《双燕》的母体至今尚“活”得好好的:即如今被辟为宁波茶文化博物院、位于月湖花屿上的清代官邸袁宅。有些遗憾的是,现在站在当初画家的差不多的位置,即从共青路上隔着月湖看过去,《双燕》的主角袁宅被月湖整治时新建的风雨廊挡住了一部分;还有画中的焦点,那棵大杨树如今只剩下一个草木丛。日前笔者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个草木丛应是当年大柳树的根部,在原河埠头水下部分仍残留着。

记得前不久,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作者表示,其创作灵感系一位驻守边疆的战士对故乡奉化的回忆。为此,当地也着实热炒了一番。这个中的“母体”只是战士的乡愁记忆,而“双燕”的母体却是真实地存在着。为此笔者觉得我们大可以把《双燕》拍卖成功作为新闻由头,重新“讲讲月湖的故事”。把月湖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番深度挖掘,把月湖获评五A景区结合起来,借名人名作之力,再推出一些相关举措,譬如恢复画家笔下的“母体”当年的模样,拆去风雨廊,在原址上再植上柳树什么的……

笔者以为,比照有些地方部门无中生有的努力,湖西河杨柳树下,却是真实的存在。因此,此事如能做好做巧,绝对是月湖一景。

对文艺作品的改编,人们习惯于忠实原著,稍有出入就有不自然的感觉。但实际上,文艺形式的相互改编并不仅仅是借用题材的问题,而是通过改编来开拓自身艺术表现领域,赋予原著新的艺术生命的一种方式。现在流行一种“非常格的改编”,新的作品仅在某些方面与原作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理会原著的思想内涵,是所谓“延伸意义的改编”。但不论怎样的改编,如果视野狭隘了,深刻性削弱了,格调降低了,那就是“褻染性”的改编。

司马雪

新片点击

流淌着温情的罪恶  
——看影片《祈祷落幕时》

郁妍捷

电影《祈祷落幕时》有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开场——航拍镜头缓缓扫过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仙台,落日余晖下的低矮房舍和木屋酒家,定格在一家明晃晃的酒吧里。

远景镜头还没有拉到特写的位置,一位中年妇女的娓娓叙述已经开始了。她自称田岛百合子,独自一个人居住,想在宫本女士这家普通的酒吧中应聘自己曾经的老本行,做个陪酒女郎。尽管只有一段短短的自述,但在演员极为准确传神的表演下,那份藏不住的沧桑感,声音里透出的哀怨,以及杂糅进诚挚请求里明显的坚定信念等等情绪,都一样样喷涌而出。宫本女士最终答应让百合子试试。出色的工作能力令百合子在客人之间周旋得游刃有余,不仅从来没有给酒吧惹来过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还为老板招徕了不少客人。百合子在工作期间找到了恋人绵部俊一,和他一起走完了自己接下去的人生路。只是这段岁月里,百合子绝口没有提过她的家人,也反感人家问她的身世。

如果不是2001年百合子突发心脏衰竭猝死,宫本通过绵部辗转寻找百合子的亲人,找了自己亲生母亲十八年的儿子加贺恭一郎就不会出现,所有人也许还能继续过着原本平静的生活。不过聪明的导演只是在这层看不见的窗户纸上戳了一个小小的洞,揭开了一个不幸的原生家庭里孩子成长的面纱:为了找寻母亲,加贺同父亲的关系跌到了冰点;为了再见到母亲,原本就侦探能力突出,任职搜查一课的加贺情愿调职前往派出所做一名片警……

故事标题在近半个小时的细致铺垫后才显现,经过一个短暂的停顿转场,时间便跳跃到2017年。加贺的表弟松宫修平来到一间廉价公寓调查死者押谷道子的背景时,发现住在彦根市的她曾来到东京,专门与初中同学、如今的美女导演浅居博美碰过面。松宫见完嫌疑人博美,却意外见到她与表哥加贺的合照。加贺被邀请协助破案期间,发现案发现场有一本写满东京桥名的挂历,与母亲的遗物一模一样。到底是谁杀死了押谷道子?还有警方先前发现的无名烧焦男尸跟这起凶杀案是否又有关联?两个疑问带出了三个转折点,每个点各自引出了一条独立的线索,却又相互交织起来,让所有的脉络神奇地形成了一个环形的叙事链。于是,看似荒唐无比且毫无关联的情节在这个环里都成了严丝合缝的逻辑推理。

纵观全片,电影没有恶意的煽情,也不玩狗血戏码,更少见惊心动魄的情节或是恢宏大气的布局,明明是透着浓重血腥味的惊天案件,却只见到东京摩肩接踵的人潮、十二桥、明治座大剧院、畅通无阻的新干线,这一系列跳动着温暖的脉搏将罪恶牢牢包裹进都市的世俗画卷中,绘就出浅居博美与生父的凄惨往事,以及加贺母亲的辛苦经历和不得已。

谁能想到,现在大名鼎鼎的导演浅居博美与加贺一样有过原生家庭的痛,有过一段不堪又混乱的少女时代:虚荣势利的母亲卷走了忠厚老实的父亲浅居忠雄兢兢业业赚下的家产,还偷走了印章向高利贷借巨款去包养外遇,只给这对父女留下一堆烂摊子;恶霸上门闹市,巨额的欠款,走投无路的父女在深夜逃走,一路颠沛流离;博美反抗横山一俊的性侵而自卫杀人,死人的名字却给了父亲活下去的机会……命运的捉弄纷至沓来,博美的人生如同秋风中旋转的落叶般凄凉而无力,桥成了维系他们父女亲情的唯一纽带。带着横山的身份,或是改名为绵部俊一,浅居忠雄只能与博美每月在不同的桥见一次面,即使见面,也很少交谈,只是深深凝望。为了保护博美,父亲毫不在乎自己的皮囊,顶着人家的身份替博美解决掉了纠缠不休的苗村老师,还有认出自己的押谷道子。女儿博美一样孝顺着自己的父亲,虽然她亲手掐死并焚烧了父亲的尸体,但这一次犯罪更是为了父亲的解脱。黑暗的行径,被导演用满含善与爱的动机架构,一段绝境中的亲情,让人望而生悲。

加贺对母亲的感情,加贺父亲对自己儿子的爱虽然不够浓郁,但被挑明的那一刻仍然叫人为之动容。

人性的幽暗在撕裂的亲情面前透出了一丝曙光,而亲情中的矛盾抉择,流淌着温情的罪恶,更让这部电影真正达到了一个高度:催人泪下的谎言破解,露出二十多年来真相的最终面目,两代人命运的转折跌宕起伏,始终映射的是亲情无边的动情时刻。

三江艺谭

责编乐建中 美编曹优静  
2019年4月21日 星期日

投稿 E-mail: lz@cmb.com.cn

艺谭随笔